



# Run seven days

## 狂奔七日

法籍华裔  
美女作家

XIA  
NAI ER

夏奈尔  
作品

首部青春  
旅行读本

法国小镇流浪七日的  
自由行走  
陌生世界美妙邂逅的  
拾光之旅



*Run*

狂奔七日

法籍华裔  
美女作家

XIA  
NAI ER

夏奈尔

作品

首部青春  
旅行读本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狂奔七日 / 夏奈尔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577-1

I . ①狂… II . ①夏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9714 号

书名	狂奔七日
作者	夏奈尔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丽
文字编辑	胡蓉
责任监制	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80 千字
印 张	13.5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577-1
定 价	23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*Run  
seven days*

# 目录

CONTENTS

P001  
写在篇前

P005  
第一日  
天神与流星雨

P020  
第二日  
第戎城中的巴黎

P043  
第三日  
火山爆发



# 目录

CONTENTS

P067

## 第四日

艾克斯城再相遇

—♦—  
P090

## 第五日

潘普洛纳的狂欢节

—♦—  
P115

## 第六日

与奔牛赛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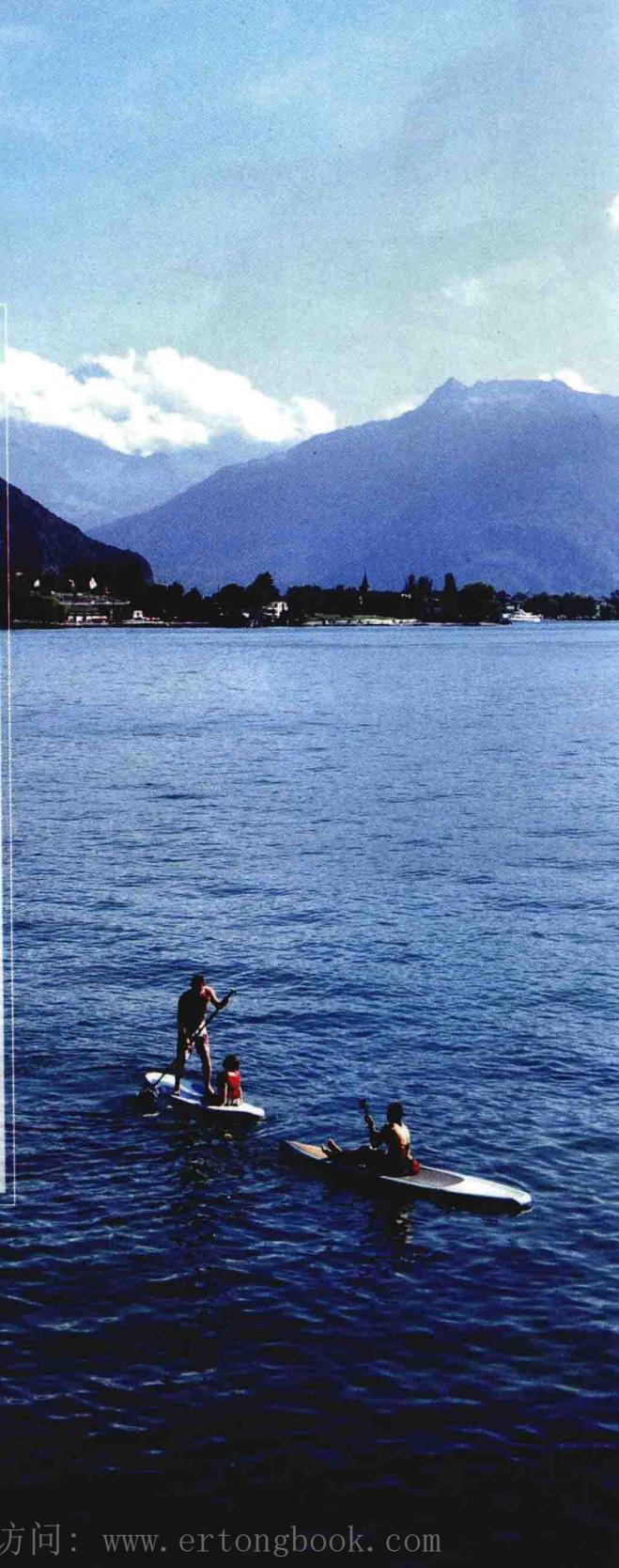
—♦—  
P147

## 第七日

挑战极限的滑翔

—♦—  
P192

## 祈求再见一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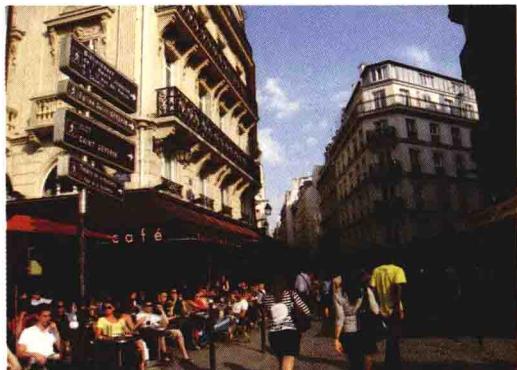
## 写在篇前

我所处的世界里，中文是样罕见的物品。在这个以奢侈品闻名的国家，想要寻找中文的印迹，只能去华人城。我吃不太惯华人城的饮食，却喜欢他们印在菜单上的那些端庄的方块字体。尽管挤在一片华丽的法文字母之间，它们略显落魄，然而它们的气势，无可抵挡。

这些浓缩我幼年记忆的字体，常常能将我带回曾经的岁月，回忆那些单纯的幸福。而我一直以为，中文是封锁过往的一道符咒，我没有勇气去将它轻易撕毁。有那么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刻意将中文忘记。这些深邃奥妙的语言在我的怠慢下昂起高傲的头，真的离我而去。

而我在提笔忘字的时候，竟然又恐慌，害怕它真的一去不复返。

这才发现，无论我是什么国籍，也无论身处何地，中文永远是我心中微暖的印象，我无法将它抛却。



那年我尚且是位勤工俭学的大学生，虽无须支付学费，但生活在巴黎，生活费也是笔不小的开销。

这一日天气晴好，我与几位同事坐在露天咖啡座里聊天。天气炎热，来来往往穿着暴露的美男靓女即是聊天的话题。

突然，一片阴影遮挡在我面前。阴影的主人很不客气地问我邮局在哪里，我头也不抬，目光继续追逐街上移动的美景，伸手遥遥一指，算是完成了回答。

阴影却不满意，坐了下来，对我说，嘿，你很不礼貌，不苛求你面带微笑，至少要讲句话吧。

我终于转头看她。这是一位很美丽的西欧女子，眼睛很大，栗黄鬈发，有几分漫画人物的风采。即使此时一副愤怒表情，也难掩她的姿色倾城。

我皱眉，答道，你既未说您好，又没讲对不起、打扰，我为什么要对你的不礼貌而礼貌？

我们两个，一个怒目，一个皱眉，互相盯着看了几十秒钟，情势一时紧张。法国人少有这种街头争吵，就连讲话声音都小，因此四周顾客紧张地看着我们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，考虑要不要请来警察。

对峙了一会儿后，她的唇开始上弯，眼睛也随之充满笑意，我也再忍不住，笑出了声。





她伸出手，说，我是 Iciar，西班牙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
我与她一握手，说，夏奈尔，法国人。

喏，这就是我与 Iciar 相识的过程，到今天已经有七年多。她现在已经回了西班牙，在一所学校当法语老师，工资蛮丰厚；一时兴起，还会搭夜班机来看我，与我狂欢一夜再坐飞机赶回去上课，下午回家倒头补睡——标准的西班牙人的作风。

喝完咖啡，我与同事回邮局上夜班，她呢，则来邮局面试。面试的结果，当然是 OK。现代邮政业都已机械化，我们的工作，只是守在一排吵得要死的分拣机前，哪个信筐装满，我们即将它拖出来，贴上标签，丢上传送带。这实际上是一项需要体力与耐力的工作，我们的优雅与学识在这里根本毫无用处。

Iciar 来上班时穿了一身紧身弹力牛仔衣，鬈发束起，再戴一双工装手套，腰间斜挂了一个简易包，里面装有巧克力与手机。行走之间，恰似《古墓丽影》中的女主角再现。

她极擅用外交手段，上班后的第三天，她即成功调班，与我上下班同时段且分到一组。从此，我的耳根不得清静，左耳要听机器噪音，右耳要听她诸多的离奇又荒诞的经历。

我被迫成为她的闺密，也同时成为邮局众多单身男士的公敌。

眨眼即到七月，巴黎几乎空城，而满街满巷皆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占领——他们说着各种语言，拿着各种版本的地图，寻宝似的挖掘景点。

巴黎人要么跑到山上或海边的度假村消暑，要么去了这些游客的国家或地区，好像每个人都觉得风景总是别人家的好。许多商场、餐馆甚至医院都关门歇业，唯独邮局全年无休，一天运作二十四小时，以保证无论远近，国内信件两天内送至顾客手中。

大多同事也选择在此时休假，学生理所当然地申请全天制。这样我们可以多赚一些，邮局也不用请替代工人，双方皆大欢喜。

只是因为太多公司放假，邮局的工作量锐减，大半的时间我们坐在关闭的机器前喝饮料聊天，主管见了也当作没看见，有时也会坐下来和我们闲扯。

一旦闲暇即显得时光漫长，我们望着窗外骄阳，看它一寸一寸艰难地挪动脚步，恨不得帮它一把，一下子将它推去西边。

又一日无聊地看窗外艳阳，Iciar 同我说，我们逃跑吧，出逃一周再回来上班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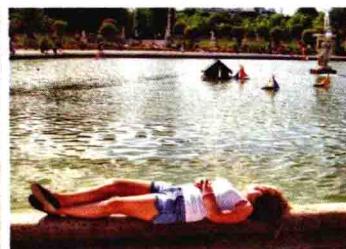
我只当她在说笑，随口应了一声好。谁知第二天早晨，我在上班途中被她劫持，她拽着我去见她的家庭医生，要他给我们两个各开一张一周的病假单。

那位文质彬彬的医生得知我们在同一公司上班且同一班组，颇为难地皱眉搓手。Iciar 提示医生，我们两个形影不离，整日私混在一起，同时患病完全有可能，不如写一种不打紧的传染病，要在家中静养。毕竟社保中心也不会为这一周的病假登门查证，况且黄金般的七八月，他们也都出了门去度假。她软磨硬蹭，将这位医德严谨的医生诱得终于犯了错，给了我们人手一份病假单。我们出门即将它们一联寄去公司，一联寄去社保中心，而后各自回家取行李。

到了宿舍，我却心血来潮，打电话给 Iciar 提议不如我们什么都不带，不带身份证件，不带钱，不带手机，不带银行卡，只带一套换洗的衣服。

Iciar 在电话中没有声息，我以为她不愿意，正想说放弃，她却很夸张地哇哦一声，说，你真有天才创意。

为了方便，我们都是 T 恤短裤，见了面互相检查包。我发现 Iciar 除了换洗衣物，还带了一条大裙子——真的好大，裙摆展开足有两米。



第一日  
天神与流星雨



我们从奥尔良门出城，十几分钟后即来到外环城，本想在那里拦顺风车，可是外环城车速等同高速，哪有车敢停下。我们只好穿越外环城线，进入与巴黎相邻的94省，在省级公路上拦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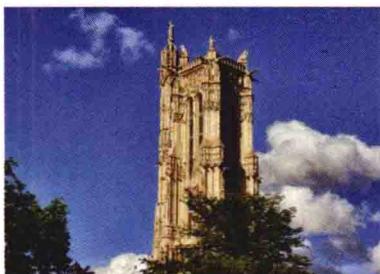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并未定方向，更无目的地。两人分站马路一边，伸出左手拇指，看哪边的车先停，我们就去哪个方向。结果我大胜，一位红衣女子停车让我上去，后座有一位小女孩抱着小熊睡得香沉。Iciar 穿过马路跑过来，很不服气，申明她那边的车都满员，否则定是她胜。

她就是这种性格，什么事都喜欢与我比高低。待红衣女子问我们想去哪里，我们一时过于高兴，很欠思量地说，去你家。

这让红衣女子着了慌，以为路遇女劫匪，“嘎吱”即将车刹停。我马上做解释，并再三表明，我们不去她家，只是去她家的那个方向。

我的长相纯洁无害，Iciar 更是一副讨喜模样。红衣女子终于又将我们相信，告诉我们她要去 Troyes，父母家中。

Troyes 是个有名的名牌打折村，像我们这样的时尚人物不可能不知道。Iciar 的大眼睛先是一亮，而后她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头去看窗外飞掠的景物。





巴黎到 Troyes，走高速大约一个半小时，但交通台说高速上因出行的人太多，今天塞了七百二十四公里的车龙。红衣女子走国家公路，用了近三个半小时。她说即使高速上不塞车，她也愿意这样走，虽时时有红灯，但可以穿过不同的市镇，有种在旅游的感觉；况且此时麦田正黄，夏花灿烂，沿途又有许多巨大的雪白电力风车矗立原野中，一路皆是好景，错过太可惜。

我们听得微笑，很赞同。这是一位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女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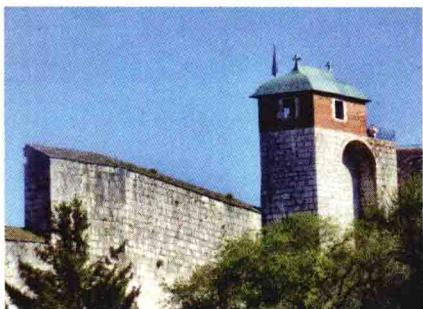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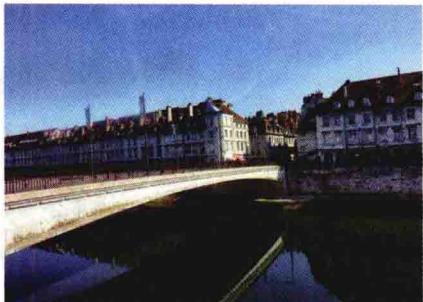
与她道别，我们也不进入打折村，直接去了停车场——身上分文没有，实在没有必要折磨自己，毕竟女人大多都是天生的购物狂。

停车场里已有许多购好物正欲离开的顾客，我们上前询问可否搭载我们一程。中年人让生活教育得谨慎多疑，都不太愿意。有一辆车来自 25 省，车主是两位年轻男孩，看似大学生的模样。听到我们的问询，他们主动招手道，来这里啦，去贝桑松吧。

果然没有猜错，这两位均是孔泰大学的学生，假期在 LU 饼干公司打工。今日是他们的休息日，他们结伴出来购物。

他们将车开出停车场，南行了半个小时后转到乡村公路上，且越行越偏，我与 Iciar 起了疑，偷偷将安全带解开。在我们正考虑要不要跳车逃跑时，车子停在一个湛蓝宁静的湖边。湖很大，蓝汪汪一片，好似一片天空掉落凡尘，湖水中映出白云朵朵。

临近湖岸的地方，水生植物长得极茂盛，有睡莲朵朵，或红或黄，点缀其中。



一只只漆得颜色明艳的小舟随湖风轻荡，拴舟的铁链不时“哗啦”响一声，更显四周静谧。

我们下了车，微风夹杂了花香来问候。此时正是中午，阳光正烈，这里却感觉不到炎热。

年轻人将车中音乐打开，又扯出一块布铺在地上，再搬出两篮子食物，饮料、水果、面包、火腿，相当丰盛。甚至还有一瓶香槟及一盒大蛋糕。

高个子那位叫 Luc，他说，我未预料到会碰到两位美丽的女士，但是我却预料到今日是 Nico 的生日，借这里的湖光山色祝 Nico 生日快乐。

Nico 感动得要死，用力拥抱好友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两个年轻人嬉闹着跳进湖里去游泳，惊吓了一群游得自在的鱼。我与 Iciar 躺在草地上看天空。天空碧蓝如洗，时不时有飞机飞过，划出一道白色的气流航道。

玩够了的年轻人再度启程，走高速，三个多小时后到了贝桑松。

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空气冰冷清新，天空撒娇一样只是一味任性的蓝。这是法国最小的一个省会城市，东邻瑞士，南接意大利，城市极其精致美丽，满城皆是鲜花翠树。还未进城，远远地即见路易十四时期依山而建的防御工事，连连绵绵，巍然耸峙。虽然历经近四百年，它仍是法国最著名的城防工事之一。

沿内河一圈而筑的兵营今天依旧傲然挺立，仿佛执戟待战的卫士，随时等候将军的命令。几百年的风霜雪雨并未在它们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。两边河岸的草地上都坐满了出来晒太阳的人，孩子们水晶般的笑声有时会随风而上在我耳边打个转，几位牵着狗跑步的人好似被狗拉着往前奔。

有一群年轻人坐在河堤上，嘭嘭地敲着手鼓。这声音很单调，初听时感觉是噪音，可是慢慢地便能听出简单中的平静，一种无欲无求。难怪这里的年轻人这么酷爱单调的手鼓，常常一敲一整天，恰似给坐在河的另一头打瞌睡的垂钓者的伴奏。

看着下面欢乐的人们和平静的流水，很难想象得出这里曾经是个你争我夺的军事要塞。然而矗立对面的古堡用箭洞和哨所，无声地证明了残酷历史的真实。

两位免费导游一路要陪同，热情异常，我们反而不自在。况且他们对我们的潜逃计划尤为感兴趣，商量着是否要一起流浪。我与 Iciar 极不愿意，通常众口难调，我们两个的性格，都不属于服从类，人一多，估计只会闹得不欢而散。匆匆与两位再三道了再见，我们逃离他们的视线，慢条斯理地在市中心游荡。

走在贝桑松的街道上，仿佛行走在时光隧道中——这里步步古迹，处处历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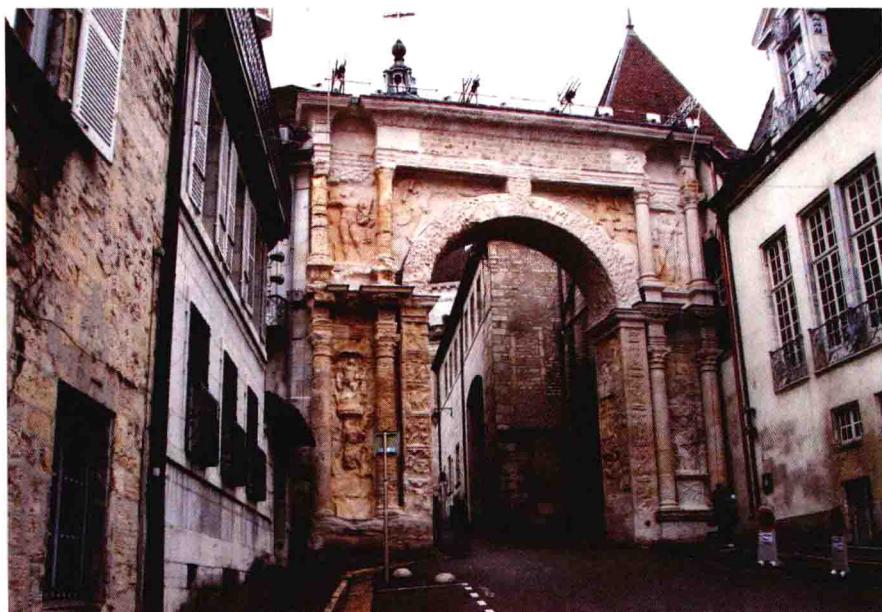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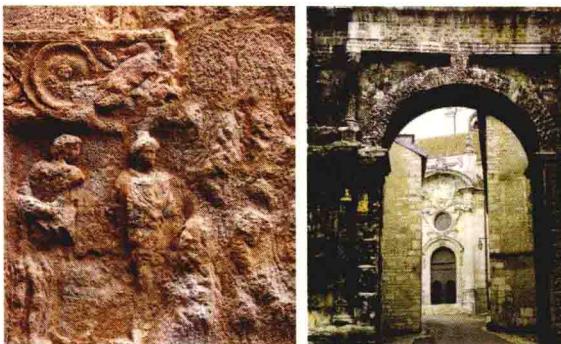
老街上有一座钟表博物馆，里面收藏了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精美的钟表。据说一战时期，许多瑞士工匠藏身到这个小城躲避战乱，无意中成就了贝桑松的钟表业及微技术。离博物馆不远处，有一座不起眼的临街小屋，那是维克多·雨果出生的故居。

许多城市皆不满贝桑松独占盛誉，称雨果是贝省人，因他在此出生后六周即随父母离开，终其一生，这位大文豪都未再回过这个出生的城市。法国并无户籍制度，在哪里生活即是哪里人。但贝桑松政府可不在意这些，政府档案处依然保存着维克多·雨果的出生证明，这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证据。

故居按照当年的摆设布置，楼下是厨房、客厅，楼上是房间。褪了色的金丝绒座椅，老式的床，厚重的布幔，床前的地毯上依旧洒落了几本识字图册，仿佛等着顽童归来。

出了雨果的故居，抬眼即见斜坡上“黑门”突兀地立在我们的面前。它是那么高大，而民宅挤在四周，我根本无法退到一个够开阔的地方去看全景，只能对它昂头观望。





这种情形倒似在罗马参观名胜，大多古迹都被民居包围，往往一转弯，即见到一处闻名遐迩的景点缩在某个角落，委屈没落。既无栅栏保护，也无明显标识，若无游览地图指导，我一定会将它忽视，目不斜视地从它身边走过。

“黑门”实际上是张十七米高的石拱门，随着岁月流逝，已有一米沉入土中。它建于公元 175 年，为庆祝某位国王凯旋而筑造。两千年岁月弹指一挥间，一切已物是人非，它依然挺立，妄图证明当时的盛景。

工匠在选材上并未深思熟虑，黑门所用的石头并不太好，上面的浮雕现已被风化得难以看清原型。

它通体黝黑，仿佛被烟熏过。我不知它是否一直这么漆黑，是否一直就叫“黑门”。这两千年前的缘由，又有谁能说得清。

而一边布满青苔的石头阶梯，却是古罗马时代的遗迹，那里曾是一个能容纳两万人的露天剧场。

我重返这个城市时，已是 2012 年。为迎接 2011 年的世界遗产日，黑门被清洗得仿若全新，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那张充满历史印迹的深沉的黑门。我去市政府抗议他们愚蠢的行为，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接到无数的抗议，他们现在也知道是好心办了坏事。

为了平息我的不满，他们给了我上面那张黑门原本样貌的图片，以作纪念。

街道变得越来越陡峭，我们脚下尽是巨大的鹅卵石，高低不平——这是古街道，曾经的大理石路面经过几千年的践踏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一时恍神，几乎

以为自己步入了古罗马时期的街道。

马路呈微微的V字形，因街道的下水道不在路的两边，而在街的正中间。我觉得古人的这个想法蛮好，至少在下雨的时候，车子驶过不会将路两边的积水溅到行人身上。

古街道的尽头即是古堡，入口左右却是酿酒作坊，可见葡萄酒在法国人心中的分量。而正对作坊的是打铁铺，墙上整齐地挂着一些铁制兵器和马蹄铁，年代太久远，已经锈得不成样子。

Iciar去参观古战争遗址及路易十四的寝宫，而我更乐意去看动物园。

动物们实际上是野生放养。聪明的当地人利用山势的错综造出了个天然的笼子，只在某些地方有坚固的粗铁丝网着，因此并无囚困的感觉，它们也更显自在。一只花斑老虎在河水里蹬着步，气态安详地凝望着远处。即使我与它相距甚远，它不可抵挡的王者气势，还是迎面扑来。

到了晚饭时间，我们两个开始肚饿，又口渴，况且一天不停地东奔西走，我们已经很累了。喝水不是一个问题，法国所有的自来水，除标明不可饮用，皆为饮用水。自来水公司为水质投了巨额保险，只要有人因喝了他们的水而不舒服，定能获得巨款赔偿——只是至今为止，还未有一位幸运者。

我们在街头饮水机上先灌了一肚子的水，不再那么饿时，才坐在教堂的台阶上，努力想如何解决今天的晚餐与住宿问题。

